

# 亚运影响下的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与旧城历史文化保护

## Urba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Historical Culture of Old City in Guangzhou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2010 Asian Games

刘斌 何深静

亚运影响下的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与旧城历史文化保护

**【摘要】**亚运会作为国际性的大事件，对城市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尤其体现在对大规模城市建设与开发的促进、对城市更新活动的进程与政策制定的影响、以及对城市空间结构布局的调整与重塑等方面。为满足举办亚运会的需要以及城市长远发展的双重目标，广州制定了亚运规划。借助亚运建设带动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快速实施，实现城市发展空间的快速拓展与结构的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城市功能合理布局，将亚运会转化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长效动力。同时，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以及功能的分散为以保护为主的旧城更新理念的转变与实施带来了可能。通过减少对老城区空间的挤占，缓解了由于旧城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对传统风貌的破坏，为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带来了新的契机。

**【关键词】**城市空间结构 旧城更新 历史文化保护 亚运会 广州

**Abstract:** As an international mega-event, the Asian Games usually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st city. This mainly manifests in the facilitation of large-scal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gress and policy making of urban renewal, and impact on urban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reconfigura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to host a successful Asian Games and promote long-term urban development, Guangzhou has made a series

of plans relating to Asian Games. Through these plan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Asian Games, the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Guangzhou was carried out swiftly, and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Guangzhou was expanded and optimized. In the meantime, urban functions were distributed rationally. By so doing, the catalytic effect of the Asian Games is transformed into a long-term driving force. Meanwhile, urba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rational urban function redistribution make the historical preservation-oriented old city renewal possible. Through reducing the intrusion into the old cit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old city renewal and historical culture preservation is relieved, and brings a new opportunity to old city renewal.

**Keyword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urban renew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the Asian Games, Guangzhou

### 1 引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城市陷入了全方位的竞争。大事件成为城市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众多城市都希望通过举办或制造大事件，尤其是像奥运会、亚运会等这样的大型体育赛事，来实现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大型体育赛事对其举办城市乃至国家层面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城市建设等都将产生持续、广泛、深远的影响。各举办城市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型体育赛事的带动作用，大都将大型体育赛事的筹办与城市发展战略相契合，以实现其经济发展、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建设与更新等多元化的目标。同时，大型体育赛事由于其场馆与配套设施的建设需要将引发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场馆的布局也会对

作者：刘斌，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何深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更新、城市住房、城市贫困等方面的研究

城市的空间发展以及周边地区的建设与更新等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使得大型体育赛事成为影响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城市更新的重要因素。因此，借助大型体育赛事来实现城市空间的拓展与结构优化、城市更新也成为举办城市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随着大型体育赛事的规模及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以及举办城市对提升自身形象、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重视，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空间结构与更新的影响越来越大<sup>[1-2]</sup>，大型体育赛事已经成为举办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更新的触发器，不但促进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而且也是带动城市发展战略实施、拓展新区、实现空间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要战略工具。国内外许多城市借助大型体育赛事实现了城市发展新区的拓展、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以及更新，为城市发展展开了新的一页。1992年的巴塞罗那、2000年的悉尼、2004年的雅典这三次奥运会在满足赛事需求的基础之上，将场馆的布局方式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相契合，形成了兼顾比赛需求和城市发展需要的多中心的赛区布局模式，不但促进了城市新区的开发，推进了城市空间的拓展，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而且通过将比赛场馆和奥运村选址于废弃的工业区、机场等地区，加速了场馆区域的更新改造及其交通体系建设和物质环境改善，促进了地区发展与复兴，为旧区更新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sup>[3-6]</sup>。体育大事件也对旧城传统风貌与历史文化的保护、保留城市特色起到了重要作用，借助1992年奥运会的契机，巴塞罗那在不破坏老城区历史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在给城市注入新的发展活力的同时延续了城市原有的历史文化韵味；广州通过“六运会”、“九运会”的带动实现了城市东进，以及形成的以广州站—中信广场—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新客运港—洛溪岛为轴的城市新中轴线；南京通过“十运会”奥体中心场馆的修建实现了城市空间拓展和带动城市新区发展的目标，优化了城市总体空间结构，缓解了这两座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城市更新、老城市传统风貌保护的矛盾，为保护老城历史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sup>[7]</sup>。

通过以上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发展影响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借助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建设与布局可以带动新区的发展，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使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旧区更新以及功能的合理布局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的城市发展减少了对老城区空间的挤占，缓解了旧城更新与旧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为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带来了契机。这已经在“六运会”、“九运会”后的广州、“十运会”后的南京的旧城历史文化保护中显现出来，这也是巴塞罗那在不破坏老城区传统风貌而实现大规模更新、延续城市原有历史文化韵味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16届亚运会的举办，使广州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六运会”和“九运会”的体育场馆基本满足了亚运会的比赛需求，这使得广州亚运会的规划转化为“亚运城市”的规划，得以更多的关注城市发展方面的内容<sup>[8-10]</sup>，尤其是通过与城市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契合，对城市空间结构拓展的带动与调整以及城市更新等方面的内容。通过亚运规划与建设，城市空间拓展与结构优化以及功能分散得以大规模实施。城市空间结构的拓展、优化以及城市功能的分散将明显缓解减少城市发展对老城区空间的挤占，缓解旧城更新与旧城历史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使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广州的旧城历史文化保护迎来了新的契机。亚运会的影响也将通过这些积极的影响从此转变为影响城市发展的长效动力。

## 2 亚运会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重大意义

国内学者们通过对广州、青岛、南京等城市的重大事件的案例分析，提出对于今天的中国城市，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或效果有：①拉开城市整体框架结构与功能布局；②改善城市局部地段的形象和景观；③改进城市贫困地区和困难居民就业条件；④积聚城市发展阶段性外来建设资金；⑤争取上级政府乃至国家政府特别政策；⑥提升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尤其是地铁、高速公路等重大设施；⑦可以促进城市文化建设；⑧可以快速提升整个城市在地区、国家、国际上的知名度、影响力等方面的内容<sup>[11]</sup>。这些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或效果大都直接或间接带动影响了城市的空间结构调整、城市更新以及历史文化保护。

广州实行政区划调整不久，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也刚刚起步，“六运会”与“九运会”的举办已初步实现了东进的城市空间拓展目标，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尚需要大规模的带动与促进。在此背景下举办的亚运会对城市空间的拓展与结构的调整优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巩固了之前的城市空间拓展与调整优化的成果，并将大规模的带动、促进城市空间框架的形成，进一步拉开城市结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分区。同时，新区拓展以及空间结构调优化整拉开了城市发展空间，减少了对老城区空间的挤占，为城市更新与老城区文化保护带来了契机。

### 2.1 亚运前的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状况

20世纪80年代初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没有能真正将城市的核心功能从旧城区疏散出去，而此时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停滞多年的经济被激活，城市需要大量的发展空间，而中心城区拓展空间有限，且功能叠加，

导致不得不采取“见缝插针”式的、以旧改为前提的城市发展方式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建设密度越来越高，公共空间被侵蚀，公共设施配套匮乏，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行，破坏了千年古城的格局，降低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价值<sup>[9]</sup>。

“六运会”与“九运会”的举办，成功推进了广州市功能的东进，促进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历史性突破，催生了天河中心区这一个广州新的城市中心。2000年，行政区划调整解除了广州长期以来城市发展空间局促的困境，使市政府直接管辖的土地面积从调整前的1443km<sup>2</sup>跃升至3718.5km<sup>2</sup>，为城市产业和空间拓展提供了巨大的平台。同年在《广州城市发展总体战略规划》中提出：“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城市建设总体战略，采取了“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空间拓展策略。广州中心城市发展终于跨越了“云山珠水”的千年约束，向着“山城田海”的生态格局发展<sup>[8]</sup>。

虽然广州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获得了翻倍的城市发展空间，“六运会”与“九运会”的举办也推动了广州市城市发展空间向东拓展，但是相对于“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城市建设总体战略、“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空间拓展策略来说，这只是刚刚开始，空间发展战略尚未完全启动，城市整体空间框架尚未拉开，城市功能仍集聚在老城区，城市发展对老城区造成了大量挤占。空间发展战略急需一个大规模的启动因子。亚运会的举办不仅是城市空间战略全面实施的启动因子，而且亚运会的举办对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亚运会的举办为在行政区划调整后不久、空间发展战略初步实施的广州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 2.2 亚运会影响下的广州城市结构优化调整

### 2.2.1 场馆建设优化调整城市空间结构

广州亚运会场馆布局结合广州市总体发展战略计划中的“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城市发展思路，坚持“多中心、多功能”、“场馆建设——区域发展联动”的原则，实行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主，广州新城、大学城、白云新城、花地新城地区性体育中心为分赛场的布局模式。将亚运场馆及配套设施、环境景观建设与地区发展相结合，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部署，《广州2010亚运会场馆、市政设施与环境建设实施计划》提出“两心一走廊”的亚运会重点发展地区空间格局，即：天河新城市中心和白云新城这“两心”，奥体新城、大学城、亚运城等构成的“一走廊”，以便加快广州重点地区发展、进一步引导城市空间结构优化<sup>[4, 12]</sup>（图1、图2）。



图1 亚运场馆布局  
(资料来源:《广州:面向2010年的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纲要》)



图2 “两心一走廊”亚运会重点发展地区空间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广州:面向2010年的广州城市规划建设纲要》)



亚运会场馆的“多中心、多功能”、“场馆建设——区域发展联动”的布局方式巩固了两次全运会带动的城市空间与功能东进的成果，推动了天河新城市中心的形成，又带动了南部广州新城的开发建设，同时又在各区内培养了区域增长极<sup>[12]</sup>，带动了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实施，将战略规划转变为行动计划，不仅巩固了已有的空间发展成果，而且促进城市空间布局大规模实施，对广州市的城市空间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心一走廊”的亚运会重点发展地区空间格局，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功能，带动了城市新区的发展，推动城市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转变<sup>[4]</sup>，形成“主中心—次中心和专业中心—地区中心—社区邻里综合分布”的空间结构目标，完善城市的多中心结构<sup>[13]</sup>。“两心一走廊”的亚运会重点发展地区空间格局更好的发挥了场馆建设及其布局对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带动作用。

#### 2.2.2 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优化及其良性循环

2006年广州出台的《广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以及2008年广州出台的《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决定》，先后明确提出广州将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务会展、信息服务、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科技服务、服务外包、房地产等高端服务业，2008年国家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也提出，要求广州优先发展高端服务业，进一步优化功能分区和产业布局<sup>[13]</sup>。现代服务业对城市空间需求量大，对交通等服务配套设施要求高，广州老城区已经无法满足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的要求，在老城区发展高端服务业只会使老城区功能叠加，给老城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带来压力，不利于城市整体的空间发展和功能结构布局。

亚运场馆的分散布局模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确定“两心一走廊”的亚运会重点发展地区空间格局符合了城市功能分区优化发展的需要，为加快广州重点地区发展、优化功能分区，进一步引导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优化创造了机遇<sup>[13]</sup>。在亚运带动下，通过在“两心一走廊”亚运会重点发展地区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商务会展、信息服务、总部经济、文化创意、科技服务、服务外包、房地产等高端服务业，来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带动新区发展、培养中轴线进一步形成以及带动南拓战略的实施<sup>[14]</sup>，不仅巩固了“六运会”与“九运会”广州城市空间的向东拓展以及促进中轴线形成的成果，而且通过区域的重点发展与产业的合理培育，功能得到合理分散，城市空间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与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形成良性循环：场馆的分散布局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形成主次分明的城市空间结构；通过城市发展战略与亚运建

设的结合，在亚运场馆布局的基础之上带动城市新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区域的城市功能，形成区域增长极，实现城市功能的分散于合理布局；通过城市功能布局的优化来进一步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并实现二者互动优化的良性循环，实现城市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的空间发展战略。

### 3 亚运影响下的广州市旧城更新

广州市在2000年实行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在《广州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提出：“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之前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城市发展主要集中于旧城区，旧城区功能堆叠，城市发展不得不采取“见缝插针”的旧城改造的方式，对旧城区的城市空间侵占严重，老城传统风貌破坏严重，特色丧失殆尽<sup>[8]</sup>。旧城更新与保护的矛盾是旧城历史文化一直得不到妥善保护的重要原因。

亚运会的举办，促使广州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将旧城更新的思路转为以保护为目的；同时，亚运也带动了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实施，拉开了城市结构，这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空间，减少了城市发展对旧城空间的挤占，缓解了旧城更新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也为以保护为目的的旧城更新提供了物质基础。这都为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带来了新的机遇。

#### 3.1 广州以往的旧城更新状况

受限于局促的城市发展空间，在占广州建成区21%的旧城区土地上集中了全市大部分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城市功能叠加，旧城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开发强度，城市发展不得不采取“见缝插针”的旧城改造的方式。高强度的房地产开发导致了旧城区的“三高问题”，即人口密度高，建筑密度高，交通密度高，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直接导致了生活质量的下降。加之在旧城更新改造中实施以市场为主导的旧城更新改造模式，忽视了传统城市空间肌理与对老城区的保护，导致旧城更新以大拆大建为主<sup>[8]</sup>。高度重叠的城区功能无法在有限的用地范围内得以消化，导致向心交通的加剧<sup>[15]</sup>。这样的更新模式致使城市发展不断挤占老城空间，造成了城市更新改造与老城传统文化保护的冲突。

“六运会”与“九运会”的举办，成功推进了广州市功能的东进<sup>[8]</sup>，也促成以广州站—中信广场—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新客运港—洛溪岛为轴的城市新中轴线的形成<sup>[7]</sup>，实现了城市发展空间的首次突破，以及城市新功能的培育，起到了一定的缓解老城区发展压力的作用。

但是此时的广州“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刚刚提出，城市空间结构拓展刚刚起步，城市空间结构尚未完全拉开，城市功能仍然集聚在旧城区，优越的商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对开发商与居民的吸引力巨大，加之地铁的这种便捷的交通方式介入后，旧城区再次成为开发热点，旧城更新仍然以大拆大建为主<sup>[8]</sup>，对旧城空间挤占以及传统风貌破坏严重。城市发展急需一个强有力的带动因素来大规模地带动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实施，来拉开结构，分散老城区的功能，缓解老城区建设发展、更新与老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2006年末，广州市政府提出了针对老城区发展的“调优、调高、调强、调活”的“中调战略”。但实际上仍然以大拆大建为主，导致“中调战略”搁置。2009年广东全面启动的“三旧”改造（旧城镇、旧村庄、旧厂房），让停滞数年的“中调”有了兑现的可能<sup>[8]</sup>。同时，亚运会引起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对城市空间结构以及更新的带动与影响作用，使得亚运会成为大规模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启动因素，也为旧城更新向以保护为目的的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及实施的可能。

### 3.2 亚运带动下的旧城更新

#### 3.2.1 旧城更新的理念、思路得以转变

城市发展空间结构局促是造成旧城更新与保护矛盾的重要原因，使得旧城更新以侵占老城区的“大拆大建”的方式进行。大规模推倒重建式的城市更新由于目标单一、内容狭窄，致使旧城居住区的社会网络和城市肌理遭到严重破坏<sup>[16]</sup>，致使城市缺乏特色，传统历史文化遭到破坏，已经不适应现在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城市发展需要。国内外的城市更新方式也大都从大拆大建转变为注重旧城历史文化的保护。亚运会的举办也从政策方面带动了旧城更新观念的转变。

通过亚运会的带动，在政府的主导下，广州进行了新一轮的、以提升城市形象为目的城市更新。这一轮城市更新以2004年编制的《广州：面向2010年亚运会的城市规划建设纲要》中提出“文化名城，岭南古郡”的“亚运城市形象”为更新思路，在旧城更新中以历史地区保护为基础，充分借鉴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经验实施旧城更新<sup>[17]</sup>。为同时满足城市自身发展与亚运建设需求，以及塑造“文化广州，历史名城；商贸广州，国际都会；活力广州，体育强市；生态广州，花园城市”的“亚运城市”形象的需要，广州市在2007年提出的《广州2010亚运城市行动计划纲要》中拟定了：亚运场馆、交通畅顺、重点建设、人文景观、设施配套、青山绿地、碧水蓝天、市容改善八大亚运行动计划<sup>[18]</sup>。这些亚运行动计划以城市

基础设施与环境建设为重点，很好地促进了旧城更新以及旧城历史文化的保护。尤其是人文景观工程，注重推进历史文化景观建筑的恢复、重建和修缮工作，为实现“文化广州，历史名城”的目标，在“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把保护古都风貌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与公共服务相结合，完善城市发展的软环境，通过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为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文明祥和的气氛，展现“岭南古都”的风貌<sup>[18]</sup>。

#### 3.2.2 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使以保护为主的旧城更新得以实施

大型体育赛事场馆的建设与布局拓展了城市新区，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加之举办城市对城市形象提升以及对城市文化的宣传与弘扬的需要，促进了城市更新从“大拆大建”向以保护旧城历史文化的转变，也为其实地创造条件。巴塞罗那通过奥运会、南京通过“十运会”都达到了开拓新区的目标，拓展了城市空间，城市发展不再挤占老城区的空间，旧城更新得以老城区的传统风貌为主，实现了在保留传统风貌基础上的旧城更新，保护了老城历史文化与特色<sup>[4, 7]</sup>。

亚运倡导下的以保护为主的旧城更新对历史文化名城广州来说非常重要。“大拆大建”的旧城更新模式已使历史建筑及其形成的传统风貌这一旧城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遭到严重破坏。以保护为主的旧城更新模式的实施需要以城市新区拓展，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以及老城功能的合理疏解为前提条件。亚运的举办为实施创造了条件，亚运全面启动了广州市的空间发展战略，在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上，拓展了新区，拉开了城市结构，也带动了城市功能的合理分散，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有效疏解了老城区的人口与功能。这不但减少了城市发展对老城区的挤占，缓解了旧城更新与保护的矛盾，而且有了更多的城市发展空间以及拉开的城市结构，也使得以保护旧城历史文化为主要目的旧城更新得以实施。

## 4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与旧城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

在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上，广州市通过《广州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提出：“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城市建设总体战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空间拓展策略，为广州市未来的发展制定了一个整体的空间框架。在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之上制定亚运规划，通过场馆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以及“两心一走廊”的亚运会重点发展地区空间格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的进一步引导，很好地带动了空间总体发展战略的



实施，加快了空间布局调整的步伐，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良性循环。

作为亚运期间的重点改造建设地区，荔湾区充分发挥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进行了符合荔湾区资源状况以及有利于其历史文化保护的城市更新。其中“五区一街”（荔枝湾文化休闲区、陈家祠岭南文化广场区、沙面欧陆风情休闲区、十三行商埠文化区、水秀花香生态文化休闲区以及上下九商业步行街）城市更新规划就是在亚运背景下，一个以保护老城区历史文化为主要内

容的城市更新项目<sup>[19]</sup>。

“五区一街”通过对荔湾旧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充分挖掘，制定符合资源状况的更新计划，通过全面的改造建设以展现城市历史风貌，实现旧城历史文化的保护与提升<sup>[19]</sup>(图3)：

①荔枝湾文化休闲区，主题为“诗意广州”。充分发挥西关大屋的特色，恢复荔枝湾水系旧观，重建岭南园林之冠的“海山仙馆”。通过增强旅游服务功能，引入中高端文化休闲项目，开展地方特色民俗活动，打造一个集文



图3 “五区一街”规划示意图<sup>[19]</sup>

化展示、生活休憩、饮食娱乐、旅游购物等于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休闲旅游区。

②陈家祠岭南文化广场区，主题为“印象岭南”。通过城市广场的扩建，形成岭南传统建筑艺术、民间工艺展示、群众文化活动的城市文化广场，形成“余荫亲境”的景观氛围。

③沙面欧陆风情休闲区，主题为“至尚洋岛”。将充分发掘沙面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和使用潜力，结合优美的临江景观资源，形成集建筑博览、史迹旅游、休闲游憩及总部经济为一体的综合性商贸旅游区。

④十三行商埠文化区，主题为“环球名埠”。以十三行故址旧城改造为基础，结合文化公园的改造，沿江路景观的整治将该区域打造为十三行主题公园及旅游商贸区，重现千年商都的繁华。

⑤水秀花香生态文化休闲区，主题为“水秀花香”。充分利用现有丰富生态资源，提升滨水景观品质，增加配套设施，打造生态文化休闲区域，将建成面向广佛的生态旅游、花卉自助、品茗娱乐休闲区域。

⑥上下九商业步行街，主题为“西关商廊”。以文化、旅游、商业为主导功能，通过对上九路、下九路、第十甫路及其周边地区沿街旧城的更新，达到与大广州的现代商业文化相搭配、传统商业与现代商业文化相结合，展现广州商埠文化。

荔湾区“五区一街”更新改造项目只是广州亚运会对旧城更新、历史文化发掘与保护影响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优化以及在此基础的对旧城更新的合理分散，缓解了旧城更新与保护的矛盾。旧城更新以保护和发展旧城历史文化为主，亚运会在筹办阶段以及后亚运时代都将对广州的旧城更新带来积极的影响，使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得以良性发展。

## 5 结语

在经济转型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城市政府纷纷通过空间结构调整、旧城更新改造、设立新区等方式来促进整合城市资源，促进城市的发展，以此来提高城市的区域竞争力。大型体育赛事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由于其对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的引发、较高的资源整合与调动力度等因素而往往成为城市实现新区拓展、空间结构调整以及旧城更新的战略工具。

通过与城市发展战略的契合，亚运会从筹办阶段就开始服务于广州的城市发展。在亚运的带动下，广州实现了新区的拓展、拉开了布局、促进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等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新区的建设以及城市空间结构

的调整优化减轻了旧城压力，容纳城市和区域新的职能，缓解了旧城更新于保护的矛盾，打断了原先由于城市发展空间不足、城市功能过分集中于老城区造成的城市发展挤占老城区空间、“大拆大建”的恶性循环，也实现了城市功能合理布局。新区的拓展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也以为保护老城区，充分发掘、发展老城区历史文化资源的旧城更新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亚运会带动了广州市新区的拓展、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促进了城市发展战略的全面启动，在此基础上，旧城更新也形成了以旧城历史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城市空间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在亚运带动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展开了新的一页。

## 参考文献

- [1] Stephen Essex, Brian Chalkley. Driving urban change: the impac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1924-2002 [G] // Olympic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7: 48-58.
- [2] Brian Chalkley, Steven Essex.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Hosting International Events: A History of the Olympic Games [J]. Planning Perspective, 1999 (14): 369-394.
- [3] 易晓峰, 廖绮晶. 重大事件: 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战略工具 [J]. 规划师, 2006, 22 (7): 12-15.
- [4] 易晓峰, 刘云亚, 许智东, 廖远涛, 闫永涛. 2010 广州战略规划与亚运场馆布局规划 [J]. 城市规划, 2009, 33 (增刊): 41-45, 68.
- [5] 黄琲斐. 巴塞罗那的城市更新 [J]. 建筑学报, 2002 (5): 57-61.
- [6] 王凯军, 金冬霞. 悉尼奥运会对城市环境整治和景观生态建设的促进及经验 [J]. 城市管理与科技, 2003, 5 (1): 9-11.
- [7] 杨乐平, 张京祥. 重大事件项目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J]. 城市问题, 2008 (2): 11-15.
- [8] 袁奇峰. 大事件, 需要冷思考——广州亚运会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J]. 南方建筑, 2010 (04): 5-11.
- [9] 袁奇峰. 广州: 一个善用体育事件的大城市 [J]. 北京规划建设, 2009 (02): 77-79.
- [10] 袁奇峰. 2010 年的广州——亚运城市 [J]. 风景园林, 2006 (01): 34-41.
- [11] 吴志强. 重大事件对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意义及启示 [J]. 城市规划学刊, 2008 (6): 16-19.
- [12] 张萍, 张楠. 重大体育赛事场馆布局规划思考 [J]. 中外建筑, 2005 (03): 19-21.
- [13] 陈建华, 李晓晖. 2010 年亚运会与广州城市发展 [J]. 城市规划, 33 (增刊): 5-12.
- [14] 王国恩, 刘斌. 亚运规划与城市发展 [J]. 规划师, 2010,

26(12): 5-10.

- [15] 李景. 历史城区风貌保护与城市交通——以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为例 [C]. 广州, 2006.
- [16] 何深静, 于涛方, 方澜. 城市更新中社会网络的保存和发展 [J]. 人文地理, 2001, 16(6): 36-39.
- [17] 吴天谋, 李晓晖. 2010年亚运会与广州城市特色重塑 [J].

城市规划, 2009, 33(增刊): 26-30, 35.

- [18] 廖远涛, 易晓峰, 许智东, 闫永涛. 广州2010年“亚运城市”行动计划 [J]. 规划师, 2009, 33(增刊): 36-40.
- [19] 江伟辉, 邵骏. 亚运会与城市次区域发展——亚运会背景下广州市荔湾区发展策略 [J]. 规划师, 2010, 26(12): 11-15.

